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今年夏天去敦煌采风游玩的人特别多。想起了多年前的夏天,我与何以聪先生闯荡敦煌,在柳园小站住了一宿,条件极差,但有幸搭到一辆卡车,载我们去敦煌。搭车一招是火车上的邻座教给我们的。我们原来根本没考虑到柳园离敦煌还有那么远,还要搭车才能到。我们在招待所一住下,就关注窗外停车场的响动,一有车到,马上赶出去“同志同志”地上前搭话。想搭车得先搭话,你懂的。终于有一辆车答应了我们搭乘,记得卡车司机姓张,我们管他叫“张同志”。跟张司机约好时间,晚上睡不踏实,时时看表。一早起来,何先生已经买好一只大哈密瓜了,我捧上车,心想:我怎么没有想到?在社交上我得向老爷子看齐啊!

是个阴天,天空灰蒙蒙的。我问了早,把瓜搁在车头板上,见张同志看都不看一眼,甭说谢谢了。人家看不上,我想,一时无语。外交能力还是何先生强,已经跟小伙子交谈上了:“请问贵庚?”张同志不懂,看我。得,既然是外交,那得有翻译才行啊!舍我其谁?我就给这一老一少两位国人做起翻译来了。“张同志22岁。”“请问令堂大人在哪里高就?”

取消“跪拜”

龙聿生

放在眼里,要求他们在清皇面前须行三拜九叩之礼。对方哪肯。最终双方各作妥协:只单膝下跪,不磕头。这一“规矩”沿袭很久,最终得以取消,谁是关键推手呢?光绪翰林院编修欧家康《京华见闻录》认为:“张以办洋务起家,骤跻要津,朝侧目。在总署时,交涉每任其难,恭庆二王仅受成事而已。改良外国公使觐见礼节,不用跪拜,最为得体,而旧体则斥为媚外……”这里的“张”,即张荫桓。他精通洋务,出使多国,懂得外交礼仪;主张变革,被旧党视为眼中钉。戊戌变法时逃过一劫后,他被发配至新疆充军;庚子事变时,旧党想起他的种种“媚外”行径,又向西太后参了一本。西太后便将张处死在戊戌。此时,西太后已向列强宣战,正好可以“杀鸡给猴看”了。

夏日里,藤制用品(藤品)自然又有了用武之地。它既能使人安享清凉世界的舒适惬意,又能使整个夏季变得不那么令人烦躁。形态各异的藤制用品,好处还真不少呢!

作为夏季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,藤制用品的典雅清新风格自然是清晰可见的。每逢夏日时分,一些兼具藤制家具的家具店,藤桌、藤椅、藤制工艺品应有尽有,不时带来炎炎夏日的丝丝凉意。

记得小时候我和家人度夏,不大的房间内就安放有一张做工精致的藤桌和两把藤椅。傍晚洗好澡后外出纳凉,在随手搬出的藤桌上置放一把茶壶,一个小杯子,或再拿一只番茄,或一根黄瓜,坐在俨然凉意四起的藤椅上,感觉自是曼妙无

更听不懂了。还得我上阵。“你爸在哪儿干活?”“他是跟羊屁股的。”我像排球二传手一般传给何老:“他父亲是当代苏武。”

哈哈,三人都大笑起来。也许笑点并不全同。

最近梅子涵在《夜光杯》发文,写到了曾经的邻居何以聪先生,“翩翩风度,像一个会走动的知识,像特别标准的语文”。读时拍案叫绝:描写得入木三分啊!“会走动的知识”曾经在河西走廊走动,走一路写一路,每天都写古体诗,请我“匡正”,我连有的字都读不出来。他的象牙塔知识遭遇民间智慧,还要仰仗我这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半成品,来做脚踩两条船式的沟通。

当卡车把我们放下在莫高窟大门楼外、抬头看见蜂窝一样高低错落的洞窟,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。

参观洞窟。我与何先生这样的散客,反倒自由,有什么队伍就跟什么队伍。第一个半天跟法国人队伍,看了最有名、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洞:第十六窟,大名鼎鼎的“吴和尚洞”,第十七窟就在此洞深处,是更加鼎鼎大名的“藏经洞”。两洞出来,又跟导游进了其他主洞。第一天参观最兴奋,瞪大眼睛,张大

1793年8月英国外交家马戛尔尼率使团到北京。乾隆和大臣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,要求他们在清皇面前须行三拜九叩之礼。对方哪肯。最终双方各作妥协:只单膝下跪,不磕头。这一“规矩”沿袭很久,最终得以取消,谁是关键推手呢?光绪翰林院编修欧家康《京华见闻录》认为:“张以办洋务起家,骤跻要津,朝侧目。在总署时,交涉每任其难,恭庆二王仅受成事而已。改良外国公使觐见礼节,不用跪拜,最为得体,而旧体则斥为媚外……”这里的“张”,即张荫桓。他精通洋务,出使多国,懂得外交礼仪;主张变革,被旧党视为眼中钉。戊戌变法时逃过一劫后,他被发配至新疆充军;庚子事变时,旧党想起他的种种“媚外”行径,又向西太后参了一本。西太后便将张处死在戊戌。此时,西太后已向列强宣战,正好可以“杀鸡给猴看”了。

比,许多时候使别人的木质桌凳相形见绌。

岁月留痕。藤制用品经过了多年的洗礼,可谓是历久不衰,同时又有大量的藤制工艺品,亦在夏日里小露峥嵘。还有像弥漫于高贵的藤制沙发,夏日里端坐在上面,女人们拉拉家常,男人们海阔天空,孩子们看看电视,平淡之间似有一股清凉徐徐地袭来,沁人心脾,自然就会会心一笑。

藤桌、藤编茶几的布置,若再配上几把藤椅、几只藤凳,屋内顿时就有了一种夏天阴凉个性的悄然袒露,让田园的诗意梦幻和民间的藤艺元素在此碰撞,由此迸发出了点点撩人的火花。藤编吊篮,里面放入一盆青



郑辛遥

收养的动物越来越通人性,趋利的人类越来越具兽性。

耳朵,恨不得全身毛孔都张开来汲取知识学问。只是,白人外宾身上的那股异味让人受不了,洞子里半天散不出去,只好自己落荒而逃。

第二个半天跟上海舞蹈家队伍,看了十六个洞窟。其中一位,是闵惠芬的丈夫刘振学编导,我们认识。他们夫妇在上师大旁听孙逊先生《红楼梦》课时,我留校工作不久,正拜孙先生为师父,跟堂听课,坐在他们后面。参观中他时时仿效飞天的舞姿,对壁画中裸体和半裸体的歌舞特别关注,在笔记本上画像记字,跟听《红楼梦》课时一样认真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第三个半天看了十个洞子。其中有在敦煌洞窟艺术中具里程碑意义的第220窟。这是开建于初唐的一座私家窟,一户翟姓大户人家自己开的窟。为这座窟画壁画的画工绝非等闲之辈,他把当时长安城里最流行、最时髦、最漂亮的线条、色彩、图案都弄来了,都涂抹在了石壁上,他把菩萨画成了美女,飞天的衣带是身高的数倍,摆脱了隋代笨拙僵硬的形象,色泽鲜艳,线条活泼,姿态灵动。可惜这位画工没能留下姓名,只知姓李,史称“李工”。无名氏作品从来都是艺术史上的珍宝。

近年有苏州朋友去敦

煌旅游,回来问她看了几个洞,回说“六个”。我回家寻出当年的笔记本,一一查数,竟有六十二个,仔细查对找出两个重复的,六十个,是现今游客允许看的十倍,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结束那天,何以聪先生问我有何感想,我俩正走出大门,只见大门楼两旁的崖壁间,蹲坐着一些“跟羊屁股的”在看热闹。看到有人出来,他们就盯着看,死死地盯着看,随人家的脚步从左看到右,走远了,再收拢视线,寻找新的对象,再从左到右地看,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不知怎么地,我想起了闰土、想起了阿Q,听到老何相问,就回答道:“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艺术瑰宝,看来是为了羞辱他们后人的。”说时我还用手划拉了一下“跟羊屁股的”们。何先生一顿,像是出乎了他意料,随即笑吟吟地反对我:你这话说得不好。我自顾自往前走了。一会儿回头看去,何先生竟跟一位“跟羊屁股的”蹲在了一起!是想试试他自己与民间的沟通能力有否提高,还是想寻找反驳我观感的证据?

从敦煌返回柳园,因为不赶时间,我们坐了公交车。那是班车的最后两张票子,一个座位在前,有垫子;一个座位在后,没了垫子,一个窟窿。我就站在那四方的窟窿中,随

家里是从夏日的舒适性、功能性和美观性三方面进行综合平衡的。对于营造夏日的凉爽气氛,使用“自然凉快法”是一个基本选项,于是就从藤制用品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配套,并在夏日里予以适当配置,慢慢地,似有一股清凉的意味开始悄然袒露。看来,寻找符合夏季特点的藤制用品,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家人安然度夏的基本要求。如果再考虑得周到些,好好用足藤制用品的各项使用功能,甚至还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哩。

清凉在夏日里其实是四处可寻的,藤制用品即是其中的一个不错品种。有时候,只要一个小小“创意”,抑或是一个可行设想,都能带来不一般的惬意享受。

对藤制用品的重视,在我们

上海的气温最近骤升,原来白天在小区花园里肆意出没的流浪猫,已杳无踪迹。热似在空气中凝固了,走在路上就像裹着一层黏黏的热果冻。

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,不用问,这种天气,吃饭一定选冷面!

这种天气没胃口,大鱼嫌肉粗,大肉怕肉油,唯有传统的上海冷面,最是清凉爽口。

走,打辆车,去那家老字号吃二两冷面,一定得两个浇头。

个么这位朋友要问了:这么大热天,何必打车去店里吃?现在嘛,外卖那么发达,手指在手机上点下,过个把钟头,冷面就送到家里来了。客堂间里坐着,喝着冰可乐,吹吹空调,笃笃定定等了冷面帮子浇头送上,岂不乐哉?

我说朋友,依是真的不懂啊!上海传

想当年,上海中山北路光新路路口,有家大众饮食店叫“海国春”,我是从小赤膊在那吃大的。店里有位马大妈,块头大,面孔永远红扑扑,齐颈的头发乌黑。她在店里发冷面,我去了多了,教了我不少吃冷面格窍门,其中有一条,就是冷面最好在店堂里吃掉——上海话叫:小乐惠,现开销。

道理也简单,上海夏天热,湿气高,冷面出了店门,外头太阳一晒,本来一根根精神抖擞的面条,不出一刻钟,就会黏。这么一黏糊,那种清凉的口感可就荡然无存,吃在嘴里湿答答,嚼上几口面坨坨,滋味全无,这顿饭就算白浪费钱了。

个么老早底,家里人打发“小赤佬”去买一斤冷面,回来烧个绿豆粥,再炒个青椒肉丝,就是一顿晚饭。这样的情况应当如何?

马大妈教过,家里带个钢种锅子,一定要有个盖。到了店里,马大妈们轻巧熟练地把面叉进锅子,调羹灵动飞舞,一勺勺醋啊油啊加进去,最后就是那最醉人的花生酱,必要调羹盛着,在面上细细淋上两圈,这锅面才算完备。



逐簌。何先生的座位在前面,不时回头看我,对我笑,对我喊话,像是十分不忍。现在回味,我想像梅子涵,也一样用“沐浴”一词来形容,“标标准准地沐浴”:沐浴着他老人家关心的目光,“眼前耳边尽是何先生的温良韵味”。

而且,他讲我的话“说得不好”,而不是“不对”,可能是在批评我说得刻薄了点。何先生从来都是个厚道人。多少年过去了,何先生早已作古了,我才寻思过味儿来。惭愧!

家里是从夏日的舒适性、功能性和美观性三方面进行综合平衡的。对于营造夏日的凉爽气氛,使用“自然凉快法”是一个基本选项,于是就从藤制用品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配套,并在夏日里予以适当配置,慢慢地,似有一股清凉的意味开始悄然袒露。看来,寻找符合夏季特点的藤制用品,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家人安然度夏的基本要求。如果再考虑得周到些,好好用足藤制用品的各项使用功能,甚至还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哩。

清凉在夏日里其实是四处可寻的,藤制用品即是其中的一个不错品种。有时候,只要一个小小“创意”,抑或是一个可行设想,都能带来不一般的惬意享受。

接过来,飞也似盖上钢种盖,平端着走回去。路上不要乱晃,怕抖散了面。

看到这段,阿拉上海滩的爷叔阿姨,会不会想起,当年上海夏天街头,总是有个孩子,手上端着钢种锅子,小心翼翼端着走?

这个孩子,是我,或许也是你呢。

马大妈还跟我说过:你这个不小点,就问你问题多,吃个冷面问题多。你问冷面啥浇头最好吃?大妈我啊,一定叫你两份:一份豆芽、一份辣肉。豆芽配冷面,脆上加脆,最爽口;辣肉呢,阿拉上海辣肉是真不辣的,就是鲜香,味道浓,补上冷面的清凉有余,厚味不足的短板。

我那个时候一米五出头点,喜欢在店里边吃冷面边跟大妈茄三河。大妈闲时就会笑嘻嘻,啥问题都愿意回。但我最爱大妈的,倒不是问不倒。她对我最好的地方,是发冷面给我时,我总要说,给我多点花生酱哦!大妈可没小气过,别人给一勺,给我一次,三勺!

哎呀,那冷面满口的清爽香甜啊,怕是这辈子都忘不掉。

其实,早在1934年,《申报》上就登了冷面售卖的广告。据考证,面条形状有讲究,需加蛋揉制成韭菜形的小圆面;民国时冷水过面,因为水质不行还被禁了三年;讲究的冷面店,一定要蒸面后再煮,然后捞出后抖散用大风扇吹冷……我想起马大妈,好像也跟我说过这些。对我来说,上海冷面已经是一把打开回忆的钥匙,一个开启怀旧的魔法,令我想到童年,想到童年的马路、店堂和人们。

车到了那家甘泉路上的名店。店门往里看,人头攒动,热气腾腾。我兴冲冲排队,一刻钟,终于点到了二两冷面加上辣肉和豆芽浇头,四下转了一圈,终于找到了一个空位,坐定开吃。虽然满头大汗,但过程满分。对了,我甚至没忘了让发面的阿姨,给我多加一勺花生酱。

大学四年,到浴室洗澡是“完成任务”中的一道风景。华东师大有“河西、河东、丽娃”三个女生浴室。所有浴室没有隔间与拉帘,花洒与花洒相间不到一米。

作为南方人,“不洗澡,毋宁死”深深植根于我的基因中。我住在三舍,离“河西”浴室最近,但它并非每天开放。这意味着每周总有一天,我需要长途跋涉,跨越大半个校区,赶往“丽娃”。我很少去“河东”。在学校,那条丽娃河是所有人心中的地理界线。只要在一侧,仿佛怎么也算不算远;但过了河,便宛若牛郎织女、天人永隔。“丽娃”浴室人少清静、光线明亮,外加阿姨的手环服务性价比高。

工作后,遇到一位学长。他曾住在三舍,那时这是学校最好的宿舍,有独立卫生间,重新粉刷装修。十几年来,数量锐减的男生已全部迁徙到豪华的五舍,这里成为时代的眼泪,比如每层散发气味的、生锈的垃圾投递通道,卫生间里的水泥台面,上了年代的粉白瓷砖,常坏常修的蹲坑以及鸡肋般只供冷水的淋浴间。

但是永远不要小觑群众的智慧,鸡肋也可变鸡腿。有一年夏天,有人上门推销一种淋浴设备,人称“洗澡神器”。思作为文科生,我至今未能明白它的工作原理。它嫁接在淋浴房的水龙头之上,只要接一桶热水,将水管放置在热水中,打开旋钮,就有适宜的温水。但对于我这样的用水大户和焦虑症患者,绝不可能用一桶热水完成洗澡任务。我难以想象目睹水位下降的焦虑感,沐浴露没涂完?头发上还有泡沫?那该会是多么手忙脚乱的车祸现场。于是,夏日傍晚,我依然肩挎洗澡包在夕阳余晖中疾风劲走、奔向浴室,仿佛匆匆赶路的江湖侠客。洗完澡,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,穿着粉色睡裙,去华夏超市购买一杯消暑橙汁。靛蓝色夜色中,树影婆娑,灯影幢幢,夹杂着运动场上的嘈杂人声。暑气渐盛,大汗淋漓,橙汁酸中带甜,沁人心脾。踱步至宿舍大门,在楼道口的人来人往中,对着镜子用每层仅有一台的合法吹风机吹干头发。上楼进门,洗衣收拾。完成这一切,我打开台灯,静坐在桌前,仿佛一位功德圆满的高僧。我终于卸下重负,完成了今日大事。洗澡,仿佛一场仪式。神圣,大概也由此而来。

多年后的夏夜,我偶然路过学校。过丽虹桥,华灯初上,点亮了整条丽娃河。成群结队的女生穿着可爱的睡衣、挎着洗澡包、拎着洗澡盆、戴着鲜艳的干发帽,行色匆匆或悠然漫步。她们跨越了半个校区,成功沐浴归来。这大概是学校最独特的风景。



边看边聊

陈思

独特的风景